



董 健著

估白生創作歷程論

陈白尘创作历程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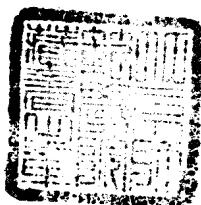
董 健 著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057465

中国戏剧出版社



1057465

内 容 说 明

陈白尘同志是我国杰出的戏剧家之一，他的剧作在国内外享有盛誉。董健同志长期从事现代文学史、戏剧史教学、研究工作，本书是他多年研究陈白尘创作历程的结晶。

本书详尽地剖析了陈白尘近六十年来创作中的成败得失，系统地研究了剧作家艰辛曲折、上下求索的创作道路，并按时间顺序分几个阶段论述了他在讽刺喜剧、历史剧、小说、电影等方面的创作成就。

本书论点鲜明，见解独到，分析鞭辟入里，行文流畅，既有专题研究，又有史的线索可循。这是一部有一定理论深度的著作，它对从事文学史、话剧史和戏剧理论研究的工作者是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责任编辑：季定洲

陈白尘创作历程论

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四八条 52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交通印刷厂印刷

字数 237,000 开本 850×1168 毫米 印张 13 插页 2
1985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1985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150 册

书号 8069.729

定价 2.50 元

序

匡 亚 明

董健同志的《陈白尘创作历程论》，是一本用了很大功夫写成的作家专论，分析、论述颇有特色，值得向读者推荐的。而陈白尘同志又是我所敬佩的一位老朋友、老作家。对这样一本论述他创作历程的著作的问世，我义不容辞地应该说几句话。

一九三四年，我和白尘同志在狱中相识。我俩被关在一间“斗室”之中，虽然失去了行动的自由，但铁窗锁不住我们的心。起初，互相不够了解，不敢直接地深谈现实的政治问题，但在历史故事里我们找到了共鸣点。为了寄托、交流、抒发那满腔的悲愤之情，也为了排遣那与世隔绝的令人窒息的寂寞，我们在谈论历史人物的兴奋中度过了漫长的日日夜夜，而其中谈得最多的，就是石达开。我那时对这位虽然出身于士大夫阶级，但终于走上农民革命道路的文武双全的人物，怀着很大好感。我总是带着惋惜的心情，来讲述他的道德文章和战斗生涯，这就免不了在自己所记忆的史料的基础上，加进一些合理的想象，使故事更为生动一点。对于石达开的一些诗（如《答曾国藩五首》），

即使不一定是他亲自写的，由于多少也足以表达其人其情，所以也常常激昂慷慨地加以朗诵。白尘同志似乎也很有同感。他说，将来一定要写一部关于石达开的历史剧。果然，他后来出狱不久，就写了《石达开的末路》，后来又写了反映太平天国前期革命斗争的历史剧《金田村》，并将《石达开的末路》改写为《翼王石达开》（又名《大渡河》）。当我在解放区看到了这些著作时，回想起我们在狱中的一段交往，心中窃喜：“此公言而有信，朋友之谊深厚！”尽管他写这些戏并不是为了我，但我却不禁把这些戏看成我们患难之交的纪念了。那时我们已经天各一方，我不时从报刊上得知他在革命戏剧运动中时有建树，快慰之意尝溢于心！十年动乱中，白尘同志深遭诬陷和迫害，而《石达开的末路》又是“罪状”之一，想不到我们的患难之交竟又成了他的罹难之由了。但那个可诅咒的时代终于过去了，我们又一起迎来了光明。

建国以后，白尘同志在文艺界，我在教育界。但粉碎“四人帮”之后，白尘却成了一个教授兼作家、脚踏教育、文艺两条船的人物。这个使他颇难处的处境是我造成的，因为一九七八年我邀请他到南京大学任教，主持中国语言文学系的工作，并建立了戏剧研究室。不知他是否怨我，但我至今不悔，因为颇有些经院习气的大学文学系，是需要吹进一点新鲜活泼的空气的。外国的不说，单就中国而论，鲁迅、茅盾、田汉、老舍、郁达夫、洪深……等等有成就

的作家，不是都曾任教于高等学府吗？白尘同志到南京大学以后，虽然工作上困难很多，但他还是在创作上、教育上做出了成绩的。不仅有好的作品问世，而且他培养的研究生已经引起了戏剧界的注意和好评。最近又听说他接受了国家任务，主编《中国现代戏剧史》，我祝他创作、研究双丰收！

陈白尘同志是在我们党所领导的左翼文艺运动中成长起来的一个有成就的作家。尤其在话剧创作方面，几十年来他做出了可贵的贡献。正如董健同志的书中所说，在“中国现代剧作家的群星之中，陈白尘以其特有的光亮和位置而引人注目。”这样一个作家，是值得我们研究的。孟子说：“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董健同志研究陈白尘，有一个“知人论世”的好条件，就是“近水楼台先得月”，他在陈白尘领导的研究室里工作，日相处而甚相得，颇富师友之情，研究者与被研究者可以互相交心。当然，光靠这一点是不够的，还必须对大量作品及有关史料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和分析，才能得出较为科学的结论。董健同志在这方面是下了一番功夫的。他的这本书，对陈白尘将近六十年的创作历程，进行了比较全面、系统的论述，对有代表性的作品进行了较为深入细致的剖析，并夹叙夹议，对一些有争论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看法。我个人觉得，书中对陈白尘其人其作的论述和评价是深刻、允当的。当然，全面认识一个作家是件很不容易的事。

书中的评论，在某些方面也难免会出现寸出寸入、高低失当之处，这还有待学术界和广大读者的讨论。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作者的态度是严肃、认真的。譬如，作者一方面对陈白尘怀着一种晚辈对长辈的很深的敬意，一方面在对他的创作历程进行分析时，却采取着一种颇为“苛刻”的态度，有好说好，有坏说坏，决不含糊。论及优点，剖析主深，力图分析得头头是道；谈到缺点，挑剔主透，尽量评说得丝丝入理。现在虽然还不能说作者在研究上已经完全达到了“深”与“透”，但我觉得他是在努力这样做的。

孤立地看一个作家，很难看得清楚，只有把他放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进行考察，才能认识他的真面貌，也才能比较准确地说出他之“然”与“所以然”的道理。此书注意从联系和比较中对作家进行历史的考察，我想这一点也是应该肯定的。书中不论是对作家的成就还是对他的问题进行分析时，都尽量把眼界扩展到当时整个文艺运动和社会思潮，试图从历史的土壤里挖掘出它们形成的原因，并从联系和比较中抓到作家的个性。作者对陈白尘在我国现代讽刺喜剧和历史剧创作上的独特贡献，就是以这种历史眼光进行观察和论述的，因而有助于我们认识陈白尘在现代戏剧史上“特有的光亮和位置”。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作者还试图把对个别作家的研究与对整个历史教训的总结结合起来。陈白尘是一个善于幽默和讽刺的喜剧家，他的《结婚进行曲》、《升官图》等作品曾发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

用“笑”的艺术教育和娱乐过很多观众和读者，在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中发挥过积极的战斗作用。但是建国以后，他为什么拿不出更好的喜剧作品呢？这里有复杂的社会原因，也有着深刻的历史教训。作者对陈白尘在建国后创作上“歉收”的主观和客观的原因，尤其对根深蒂固的“左”倾教条主义思潮对文艺创作的不良影响，都进行了历史的分析。这分析还不能说已经很充分，也不能说已经做到准确无误，但我相信它对开阔读者认识历史的思路是大有裨益的。

所谓历史的眼光，不单是意味着把一个作家放在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下来研究，而且还要求把一个作家自身的发展变化，也当作一个历史的过程来考察。看来，本书作者对这一点也给予了充分的注意。他既对作家的整个创作历程及其特点进行了综合分析，又对作家的艺术素质和创作个性，试图进行历史的发微和探源。孤立地看作家的某一部代表作，是看不清楚的。本书不是就作品论作品，而是把它作为作家整个创作发展历程中的一个有机的环节，进行上下联系和比较，从中探明这部作品形成的种种因素，摆正它的历史地位。例如，作者研究了陈白尘历史剧创作的发展过程，找出了这一过程中三个发展阶段上各不相同的特征和贡献，并史论结合地阐述了陈白尘历史剧创作主张的发展变化，最后，又把他的史剧美学观概括为历史真实、艺术真实和现实倾向性的三统一，并用这个美学尺度

去衡量他在不同时期历史剧创作上的成败优劣。同样，书中对陈白尘喜剧创作的发展，也力图把握到它的历史线索。《升官图》代表着陈白尘喜剧艺术的高峰，但它不是突然从天而降的。书中从陈白尘二十年代的小说中就挖掘出他喜剧家的素质，并对以后十几年间他的讽刺艺术的发展进行了论述，从而阐明了《升官图》的艺术渊源。这样的历史分析法是值得提倡的。

我认为，对于中国现代戏剧史，文学史的研究，应该建立在对一个个作家的深入细致的专题研究的基础上，由个别到一般，由“微观”到“宏观”，这样做才不致失之笼统、空泛，得出的历史规律才是可靠的。历史规律不是从研究者的头脑里产生出来的，它具体体现在每一个作家不同的生活和创作道路中。只有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大批作家进行深入的专题研究，才能总结历史经验，发现历史规律，以指导今天的文艺实践。目前我国对现代剧作家专题研究的书还不多见。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董健同志的《陈白尘创作历程论》的出现，是值得欢迎的。我希望有更多的剧作家专论出版。

一九八三年六月三十日于南京

目 录

序	匡亚明 (1)
第一章 绪 论	(1)
一 陈白尘创作历程的分期.....	(1)
二 陈白尘创作历程的特点.....	(8)
三 陈白尘在创作上的主要成就...	(13)
第二章 踏上文学道路的最初年月	
.....	(22)
一 “以诗和小说投稿”的中学生...	(22)
二 从南国社一员到文不养生的流 浪者.....	(32)
三 南国社时期的小说创作.....	(40)
第三章 “左联”时期的文学新人.....	(52)
一 “投身到‘左联’的大纛之下”	(52)
二 三十年代的小说创作.....	(58)
(一) 在白骨和鲜血上开放的曼陀罗花	
(二) 从探索小市民的心灵到描写“泥 腿子”的反抗	
三 初露头角的剧作家.....	(83)

1976.6.6

(一) 取材于现实生活的话剧创作——

喜剧、悲剧和正剧

(二) 历史剧创作发展的三个阶段

(三) 《金田村》——第一块里程碑

第四章 话剧创作的黄金时

代(上) (132)

——抗战前期的话剧创作

一 抗战爆发后的戏剧活动 (132)

二 喜剧创作的重大发展 (137)

(一) 从《魔窟》到《乱世男女》

(二) 《秋收》和《等因奉此》

(三) 从《未婚夫妻》到《结婚进行曲》

三 沿着宽阔的艺术道路前进 (177)

(一) 《大地回春》在抗战戏剧发展中的
历史地位

(二) 《大渡河》在历史剧创作上的再探
索

第五章 话剧创作的黄金时

代(下) (199)

——抗战后期和战后初期的话剧创作

一 在民主运动的洪流中 (199)

二 《岁寒图》的思想意义和艺术

成就 (205)

(一) 寻找新的主题

(二) 写出“耐寒人物”的气节和命运

	(三) 炼“戏”的功力	
三	《升官图》和陈白尘的喜剧艺术	
	(227)
	(一) 一部刺透旧社会心脏的“怒书”	
	(二) 喜剧人物形象的成功塑造	
	(三) 精彩的“笑”的艺术	
	(四) 陈白尘喜剧艺术的特色	
第六章	转向电影创作	(261)
一	在黎明前最黑暗的日子里.....	(261)
二	在小市民的悲喜剧中写出旧社会的黑暗——《幸福狂想曲》和《天官赐福》	(265)
三	透过小市民的悲喜剧看历史的变动——《乌鸦与麻雀》	(276)
第七章	从思想和创作的不平衡到被迫沉默十一年	(283)
一	迎来新时代之后.....	(283)
二	电影文学创作的新成就	(291)
	——从《宋景诗》到《鲁迅》(上集)	
三	喜剧艺术的狭窄出口	(307)
	——时事讽刺喜剧的创作	
第八章	劫后余生 老树新花	(314)
一	跨入历史的新时期.....	(314)
	(一) 穿过荒漠，进入绿洲	

(二) 荒年后的丰收季节	
(三) “四十七号写作班”	
二 《大风歌》——五十年史剧美学	
探求的总结.....	(326)
(一) 历史真实、艺术真实和现实 倾向性的统一	
(二) 《大风歌》对历史人物的塑造	
(三) 《大风歌》结构和语言的艺术 特色	
三 改编《阿Q正传》——多年埋没 的喜剧才能重放光华.....	(353)
(一) 从《鲁迅传》到《阿Q正传》	
(二) 忠于原著、独特发挥和时代 精神的统一	
(三) 发人深思、令人生悲的“笑”	
后 记	(374)
附 录：陈白尘创作年表	(378)

第一章 绪 论

一 陈白尘创作历程的分期

从“五四”以来，尤其是三十年代以来，在中国现代剧作家的群星之中，陈白尘以其特有的光亮和位置而引人注目。他对中国现代话剧，尤其是对讽刺喜剧的发展有着特殊的贡献，甚至可以说，政治讽刺喜剧这个领域是由他开辟的。“中国现代著名剧作家”——这是人们对他普遍的评价，而对这个评价在多大的深度上去理解，却有待于认识和探讨他全部的创作历程，因为这个评价是由几十年的历史铸成的。

陈白尘的文学道路，如果从一九二五年他发表第一篇小说算起，已有将近六十年的历史了。他的创作历程既与整个社会的运动取着同步调，又与现代文学和戏剧的发展息息相关，同时也因其自身的特点而分为不同的历史时期。

陈白尘的创作历程，大致经历了五个时期：

从一九二五年(十七岁)发表短篇小说《另一世界》，

到一九三二年（二十四岁）因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从事抗日爱国活动而被国民党逮捕入狱，是陈白尘创作历程的第一个时期，这是作者开始文学生涯的最初年月。思想上的天真——苦闷——追求和艺术上半是习作半是模仿的稚嫩状态，是这一时期的基本特征。在这一时期，中国发生了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向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历史大转折，国共两党经历了第一次合作与分裂，思想文化界进步与反动势力的斗争是尖锐而复杂的。陈白尘的思想也经历了一个“之”字形的变化：先是以高昂热情投入第一次大革命；继之于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陷入苦闷和彷徨之中；随后又在国统区革命运动（特别是文化革命深入）的推动下再度燃起革命热情，加入共青团，在党的领导下从事进步的文化宣传活动。经过这个“之”字形的曲折和反复，陈白尘在思想上逐渐告别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民主主义，而转向对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仰和追求。他在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受过“鸳鸯蝴蝶派”的某些影响，但更多的是接受了“五四”新文学的薰陶。除了最早的几篇中学生习作之外，他在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二九年的苦闷、彷徨中发表的一系列小说，尽管带着某种逃避现实、无病呻吟的消极倾向，但也以热烈而悲凉的浪漫情调，通过青年男女爱情生活的描写，表现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半殖民半封建社会压迫下的苦闷、追求、挣扎和反抗。他作为喜剧家的幽默和讽刺的才华，在他最早

艺术上还很稚嫩的作品中，已经初露苗头，——他后来那些成功的喜剧作品正是从这里滥觞的。

从一九三三年（二十五岁）在狱中开始写作，到一九三七年（二十九岁）历史剧《太平天国》第一部《金田村》的发表和演出，是陈白尘创作历程的第二个时期。这是作者“投身到‘左联’的大纛之下”^①，在三十年代左翼文艺运动中成长起来的一个重要历史时期。在这一时期，他把文学事业与党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联系起来，在创作上经过对前一时期小资产阶级倾向的“自我否定”而开拓了一个崭新的局面。他不再写那些缠绵悱恻的恋爱故事，不再抒发那种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悲凉和孤独之情，不再做逃避现实的无病呻吟者。他的眼界更为开阔，选材更为广泛，以现实主义之笔去描写劳动人民的苦难和挣扎，革命者的斗争和气节。收在《曼陀罗集》、《茶叶椿子》、《小魏的江山》这三个短篇小说集子里的作品，与他二十年代的作品相比，已经焕然一新了。这些小说有的写于狱中，有的写于出狱后在上海当“亭子间作家”期间，其中象《父子俩》、《夜》、《小魏的江山》等这样的优秀之作，从其在思想和艺术上所达到的水平来看，说明陈白尘在文学创作上已经结束了那种半模仿的习作阶段，而开始了独创性的写作的新时期。同时，在这一时

① 《陈白尘剧作选·编后记》，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55页。

期，陈白尘作为一个文学多面手的特点也形成了；他既写小说，又写剧本；既写现实题材的剧本，又写历史题材的剧本；既写喜剧，又写悲剧和正剧。从小说到剧本的创作成就，说明陈白尘作为“左联”时期的一位文学新人已经真正站起来了。而反映现实生活四幕讽刺喜剧《恭喜发财》和表现历史题材的七幕正剧《金田村》，则标志着陈白尘从小说家向剧作家的转变，从此之后，他将作为剧作家被载入史册了。《金田村》是他创作历程上的第一块里程碑，奠定了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戏剧史上的地位，宣告了一个中国现代剧作家的诞生。

从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参加上海影人剧团和上海业余剧人协会^①的领导工作，全力投入抗战戏剧运动，到一九四八年（四十岁）全国解放前夕，执笔创作电影剧本《乌鸦与麻雀》，是陈白尘创作历程的第三个时期。在这十一年当中，中华民族在生死存亡的关头，面对国内外强大的敌人，进行了艰苦卓绝的伟大斗争，国共两党发生了第二次的合作和分裂。陈白尘置身于抗日战争和反蒋民主运动的洪流中，把艺术事业和党所领导的革命斗争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他不仅是一位刻苦、勤奋、富有创造性的剧作家，而且是革命戏剧活动中一位富有实干精神的组织者和领导者。这十一年，是陈白尘从思想到艺术

^① 上海业余剧人协会1938年与上海影人剧团（当时已改名成都剧社）合并，仍袭用上海业余剧人协会的名称，陈白尘为领导成员之一。